

張天翼創作選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張天翼創作選

版權所有

編者 梅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張天翼創作選 序

張天翼是中國新進作家，他能寫得好幾萬字的長篇小說，他也能寫得出很好的短篇小說。他發表了一共不下五六十篇長短創作，而且每篇能使讀者得到相當的滿意，這卻不能推他爲現代文藝的大作家了。

天翼有一部長篇小說叫一年的，是極力描寫着一班小官僚階級由幻想而趨向於沒落的一條路，其關於心理和動作的描寫，均能深入淺出的表露的盡致。他這裏面所描寫得那些沒落人物，其典型確和魯迅創作的阿Q正傳裏面所描寫的阿Q相髣髴這也許是他受了阿Q正傳的影響。有一部不下八九十萬言的畸人集，那是他從試作起的各種文字，在這一冊裏面被收集起來的文章雖然長短不下二十來篇，但是最短的也有一兩萬字，真是洋洋乎大觀呢！移行這部書是短篇小說集，這裏面所描寫得雖然各個情調的人物，和各種穿插不同的事跡，但是在精鍊嚴密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此外還有清明時節團圓等數部書，都描寫得很細緻，很逼真，使你看了決不會疑心到他是假

的，不錯，雖然這些裏面寫實的作品很多，但是，就是虛的假的你也不能鑑別得來！

張天翼是一位寫實主義者，他從開始創作起，一直到現在，始終是向著現實的人生，這條路上狂奔着，他從沒有將他的筆移到「身邊瑣事」或「優秀的心境」上去過，因為這樣才是使我們對於他更有明晰的瞭解，親誠的接近。他的那種諷刺世態的才能，是與生俱來的吧，他的那種諷刺的態度之表現，在在都能使你感覺到驚訝。現在這無限制的大衆的人羣，被生活壓迫意志顛倒，思想錯亂到萬分迷離的此刻，是需要用一個霹靂的雷聲，將他們大家震醒。不然就猛刮他一陣寒風，使大家的頭腦子給它吹吹清實，不讓他們老是站在這三叉路口，這十字街頭徘徊着，無生氣無活力的永遠這樣銷沉下去。我們的張天翼君便被我們認做震醒大衆的雷聲，吹清人羣頭腦的寒風。我們希望他能時時向大衆霹靂聲價的響着，呼呼呼地刮着，永遠，永遠，永遠這樣響着刮着，使羣衆都能自新自振，好像是受了你的「慈航普渡」着了的一樣，我不禁拿起手來，合着掌，默默的祈禱着，唱一聲「阿彌陀佛！」

話已說得很多，用不着再來囉嗦了，作品也不用介紹了，讀者自來看個明白吧！
好再會！

宣城景茂梅序廿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上海仿古書店最新出版現代名人創作叢書

魯迅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郁達夫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周作人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郭沫若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冰心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葉紹鈞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張資平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巴金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
玲瓏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沈從文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王獨清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盧隱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章衣萍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許欽文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謝冰瑩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蘇綠漪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徐志摩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田漢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鄭振鐸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老舍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茅盾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張天翼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葉靈鳳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魯彥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周全平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陳福熙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孫福熙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豐子愷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朱自清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落華生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張天翼創作選目錄

序

溫柔製造者.....	一
出走以後.....	三一
友誼.....	五七
奇遇.....	七八
笑.....	一〇一
搶案.....	一二八
蜜月生活.....	一四六
我的太太.....	一六七

張天翼創作選

溫柔製造者

天晴得沒一絲雲。太陽影子挺光燦。

日曆上的字是紅的。

這一點才含糊是個好日子。公園那些地方全是些人，女的男的一對對緊緊挾着走，生怕對手逃去似的。

一些打單的傢伙可不怎麼舒服，歎口長氣。

「這天氣真無聊。」

「要事有個把娘們兒挾在手裏」

「麻煩勁兒。這天氣叫人什麼事也幹不了。」

「真奇怪，我們臉子也不見得比老柏壞到哪裏，他戀得着愛我們就戀不着愛。」
那個所謂老柏祇笑了笑。

「老柏，你舅爺沒寫信告訴你太太麼？」

老柏搖搖腦袋：

「連我那位舅爺也沒知道。」

「她家裏可知道？」

「誰？」

「家璇家裏。」

老柏又搖搖腦袋。

停停。

「她哥哥把我當個忠厚長者哩。」

「真糟糕。她哥哥也許以為你是個天闖吧。」

妹妹給一個男子漢去照應。」

那位哥哥也太天真，竟放心交個

點着一枝烟捲，老柏坐到椅子上。他覺得朋友們對他還有點誤解，就吐了口牛奶似的烟，哇啦哇啦談起來。

『我跟家璇的那個可不是偶然的。』

他一提起愛呀戀的那此字眼，怕肉麻，就老是拿『那個』來替代。

『我對於那個——可一點也不隨便。我不像香腸那種態度，香腸的烙蠟死是

：

別人打斷他：

『我知道，我知道。別耽誤你的工夫，你趕快去幸福罷。有人等着你哩，唉。』說了又哭喪着臉歎了口長氣。

『對不起，』老柏帶上帽子就走。

沒有一點兒風。全身被太陽曬得輕輕的。

老柏右手插到衣袋裏，打算着今天跟家璇到哪兒去。她那學校的會客室裏可不能久坐。況且這麼個好日子——才出去逛一會也不成話。

可是上哪兒逛去，每次他倆見面的時候就把這當做個難題。

『上哪兒去？』他問。

『隨便。』

『大便還是小便？』

女的就響着電鈴似的笑起來。

男的想着，搔着腦袋——頭髮裏落下些灰白色的雪片。

『城南公園行不行？——有海棠。』

『好罷。』

『怎麼你老是不出一點主張？』

『我覺得你一切都是對的：我隨你。』

這麼着就是城南公園罷。

他倆在海棠樹下走着。手抓着手。靠得緊緊的。女的比男的矮一個腦袋。一些蜜蜂嗡嗡嗡嗡地叫，聽着這聲音就疲倦得要瞌睡。

樹下有些一對一對的走着坐着。那些打單的總得注意地睜他們一下。

老柏把步子放慢，掏出一枝煙捲來點上了人。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他嘴唇挺吃力地在運動。嘴上下巴上稀稀的幾根鬍子，像地下的青草。右耳邊貼着一個圓疤，光滑得彷彿是一面銅鏡。他鬢子提高的時候，那面銅鏡和那些青草什麼的就地震了似地波動起來。

我們的那個不是偶然的：我們是……」他打了個呵欠。

忽然他臉上癢了起來：他才發現她的腦袋已經攔到了他肩，他就伸出手圍住她的背。

話可總得說完牠。於是背書似地告訴她：他反對小姐少爺式的『那個』，他反對喝水論的『那個』。頂標準的『那個』應當建在僚友關係上面：兩口子走着一樣的步子，能合作，『這就是說，配偶要是個同志』。

而他倆的那個正是這麼回事。

是啊，正是這麼回事。

他把這句話重復了三遍。

『你很有希望，』他兩手捧起她的臉來，『你將來……我們將來……是的，我們

的那個能促進我們的工作……」

兩個鼻子相隔祇有半寸遠。

老柏鼻孔裏呼出一股大蔥味兒，叫家璇感受到了壓迫似的。

「又吃過大蔥了吧？」她小聲兒問。

「唔。你討厭這味兒，是不是。」

「一點也不。」

彷彿是要證明她的不討厭這味兒，他倆親了個嘴。接着兩張嘴又撮在了一起。

她箍着他頸子。

她摟着她的脊背。

她的眼睛閉着。

他的眼睛——那是張開的：瞧着她：相隔得太近，他的成了鬥雞眼。

她呼吸得有點急促。那可不知道是因為激動了，還是因為他的大蔥味兒壓迫着她。

這麼着過了兩三分鐘，兩張嘴才分開。

「你鬍子刺人哩，」她還拉着他頸子，瞧他眼睛，瞧他腮巴子，瞧他的嘴，像在賞鑒一件藝術品。

「我有三個星期沒剃了。」

這些鬍子到底不怎麼漂亮：在嘴上畫成了個「八」字，人中附近一根也沒有。還有幾根是黃的。還有幾根是棕色的。

而且鼻孔裏還有一根毛長到了外面，也不去剪一剪。

她覺得男的彷彿是故意裝成這樹樣。頭髮從來沒梳一下，背頭不像背頭，分頭不像分頭。鞋子上全是黃泥。藍布袍子上還有兩塊油迹。那張臉——不知道爲什麼，看來似乎他今天沒洗過臉。

幹麼他不修飾一下？

「你要是打扮起來的話……」她微笑着。

「什麼？」那個吃了一驚。

「我覺得你的……你的……噁，真是。我想不出一個相當的字眼來說。……你從來沒修飾過麼？」

男的在女的腮巴上親了一下，噁的一聲。

「我上你這兒來——可沒想到要修飾過。我這張尊容，對不起，修飾起來也沒什麼大不了。」

家璇把鼻尖子皺了一下：

「你故意這麼隨便的，我知道。你把我才當回事。」

「怎麼，我……噁，你又來了，怎麼你老是……」

「我知道，我知道。反正是我追你，你以為怎麼樣我也得愛你，你把我……譬如
是，譬如
是，譬如
是」

老柏笑起來。

「你叫我打扮得像兔子一樣麼？」

「不單是這件事。總而言之你對我……」

箍着他的兩隻手鬆了下去。眼睛釘着前面。
瞧這勁兒可不是說着玩的。

『我從來沒對他隨便過。我對於那個，我是，噯。你知道我生活跟我的思想是』
……

『真是。別談理論了罷。一說起來就是那麼一大套。』

『可是我』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她手背上貼着一小塊橡皮膏。

『手破了麼？』

對面有一雙男女踱了過來。女的眉毛一直描到了兩鬢裏面，腮巴上糊着橙黃色的粉。男的低着腦袋在跟她噁里咕嚕，祇睇見他那一腦頂頭髮——亮得叫人打噴嚏。

老柏難受地想：家璇叫他學那樣的男人麼。

那一對在他們前面楞了會兒，又折了過去。

家璇從地上檢起些花瓣，拿在手裏揉着。